

施愚山全集

第一函
五十五册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五

詩文序

閩粵使集序

人臣奉命馳萬里職也躑躅嶮阻犯風濤蒙煙霧寢處峒菁革之間而行足以格鬼神無隕越者誠也所過山川風物謠俗憑軒載筆書而志之以歌以詠宣主德而達民風愀愴慷慨博麗離奇者才也三者備可以使矣東武馮君殿公行誼文詞為齊魯鉅公推重官大行人三年再奉使自燕而閩而粵地皆嶮遠方用兵旋使旋反各紀其役君子是以知殿公之可以使也三者備矣予未得閩遊而嘗使西粵殿公將之粵過余問道索使粵紀行為賦詩別且告之曰楚衡嶽最大粵七星巖最奇皆以雨不果遊心甚恨之君勿失今觀殿公之不果遊也亦以雨有類予者然余在桂林會兵變刃交於睫賴天子之靈徒步間關幸脫虎口而殿公僅戒心於洞庭風浪之夕且余自楚溯粵迫不敢休後又以間道歸故衡永之勝皆失之咫尺而殿公返棹之暇得縱觀於浯溪鉅鉅雁峰石鼓之奇發為詩文之光怪其過余遠甚夫人之耳目見其所未歷則才智於是乎生殿公家海岱出

入神明之廬驅車闖粵險遠用兵之地往復萬里無愆期忠信格山川文詞響金石足以豪矣以視夫身處簿書案牘間局踣焦勞精涸形憊而事有以重挫其志言不敢寫其心者其相去必有辨吾是以序之蓋不以疇昔之崎嶇險難為苦而竊追憶之以為樂也

蜀道詩序

海內詞學之友聚則相朝夕別則音驛不絕未有若王戶部阮亭先生者其才筆高拔又喜錄人詩對客嗟誦康熙辛亥夏余客京師出遊嵩洛阮亭與伯子西樵諸公合為詩祖帳國門又歲餘阮亭主四川省試手錄蜀道詩數十篇屬余題其首余往聞蜀客言彼中山川飛魂悚骨毋俟覃思研練畧書即目便爾瓌奇竊謂不然夫以白傅之才輟翰巫山蜀固未易詩也且范至能陸務觀出入蜀記以二子宦遊所至弭節策杖累日經旬故采錄畧具今阮亭以文字之役銜王命赴期戴星夙駕度其道路經涉車無輟軌而探幽索異悉著於篇豈不一時盛事哉蜀自王褒楊雄司馬相如蘇氏父子諸人擅恢麗博奧之才鷹揚中土文存簡冊而杜子美以羈旅轉徙之客作為詩歌顧使巴蜀川巖形見勢出後之好事者磨巖

鏡石照耀無垠殆自蠶叢開國以來所僅有昔人以湘江為三閭湯沐邑由此言之則蜀之錦江巫峽所在皆杜氏湯沐地也嚮使工部安居朝省卽坐致卿相奚以致是然則阮亭之使蜀其所得亦已多矣古之據有蜀土者號稱天險率負固不賓近歸版圖二十年兵革之餘風物彫瘁山川陳迹大半湮亡阮亭俯仰逢回蓋若有隱憂焉未二年而難作古之使者軒輶采風以知治亂詩人豈徒然哉初萊陽宋荔裳以觀察入蜀余嘗寓書恨不得一往而今老矣蜀又阻兵固知其不能遊也於蜀道集見之矣

定力堂詩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為與世浮沈不自豎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子讀之懔然信韓子之奇於文也學者拘常襲陋膚附而踵隨求一語突出不可得且謂君子之立言固如是其坦白也信如是說則是麒麟鳳凰不必稱瑞於世而黃茅白葦彌望無際皆可目為琪樹之林矣胡子國堂讀書好奇偉一詩成輒俯眎其儔輩顧獨以予為知言介吾友徐青溪屬為論序出其所作則誠耽奇遂異勇自豎立不肯與世浮沈者也予驚而告之曰子不屑與時人伍必將求合乎

古人自漢魏以來能言之家別流同源互相祖述唐以之取士千人一律幾同帖括於是李杜諸大家而外昌黎之崛奧長吉之詭奇閬仙東野之嶢削幽寒皆於唐人淹熟中另為別調以孤行者也夫惟充乎其內不徒務異其詞故其盤空鑿險風雨鬼神百出而不可殫究久之漸老漸熟漸歸平澹如策驥驥於千仞之岡蟻封百折而徐放乎康莊也予其求為後世之傳而毋憚為一時所怪則韓子之說信矣胡子曰固吾志也予蓋好奇不逮者嘉胡子之不苟同人也故次其語為序

房樞部文集序

天下日競於文而文益敝其患非徒在文章也唐虞去上古未遠其人渾渾爾書辭質簡非後世史家言天下稱文明為獨盛三王相嬗制作閎備星陳而霞爛文治已極聖人之書既具而諸子百家旁見駢出皆自命為作者之聖由是莠言繁興天下奸回猾亂簡冊不可勝書而變亦無所不底於極吾夫子刪正詩書筆削春秋以坊天下後世不啻推陷廓清而中古淳茂之風卒不可復何者文極而敝固其所也敝極則變變極則反其本蓋不俟筮賁而怒乎其有憂矣浸淫至戰國

不已卒召嬴秦焚書之禍於乎向使孔孟生今日見今世之文人其憂歎何如也夫立言為不朽謂其祖經禰傳以載道而牖民也假令騷賦詩文徒取雕繪浮言曲說是非甘謬於聖人聳悅雖工卽土苴之弗若矣樞部房君慎菴出其文若干首大抵正學術開人心坦然洞達之言杼柚一出於已所謂修辭立誠其言有物者邪始樞部宰豐城治行第一到今輿頌不衰夫蓄之為德發之為言施之為政一也漢儒崇尚經學史氏或稱以文章飾吏治謂之為飾有道者陋之君子理義積中言無緣飾若植根而木華若掘地而泉涌若田夫野叟之量雨暘話桑麻也吾論文如是樞部曰然故書之或曰沾沾其文非樞部意也自其先公貞靖先生既有所受矣

趙五絃詩序

丈夫生而讀書負志略屈首牖下鬱不得一騁如莫邪之劍攷刃未試常嗚嗚嗚鞘中及驅馳既勸能已少暴於天下而志大塗艱終不得究用所謂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去矣吾友趙君五絃守慶遠不期月輒移疾歸豈徒以其地荒惡不可理邪五絃嘗司刑兗州強果明辨遇事無難色或大獄連數十百人推勘累歲

以屬君則燭照刀解巡按御史為之倚重累疏薦其才當入為京朝官會格它例不行遷南安郡丞督府以下諸大吏皆優重之如在充時以其才何施不可況太守得專制一方邪然觀其在郡之作多咨嗟踟躕悄然以憂既謝免家居南登京峴北眺淮海其神逾王其詩愈雄健而鬱蒼殆以棄官為樂者往嘗喜讀香山放翁諸家近則專意杜陵舉舊刻十餘種將彙而刪之存其五六余適過邗江相見賀無恙執其手曰君故有元龍湖海氣今尚咄咄逼人其能從田間人遊邪五絃笑不言徐謝曰君姑序吾詩嗟乎詩固不足以盡五絃也故畧論其人之梗槩焉

梁園詩集序

予往序人詩大抵能近乎古人者輒亟稱之讀許子天玉詩則大異許子曰今天下某某學唐而似焉者也規規焉尋聲肖影側足學步非前人所嘗道過則逡巡不敢吐一字故出其所作若古人所已作為讀其作未竟若我所已讀竟焉以是為學古又奚以為夫善學古者在得古人之法神而明之出以己意不在乎膚立而毛附故寧挾奇造險毋蹈常襲故及其遲之又久以絢爛為平淡可安步而至矣坐客駭其言不敢應予曰許子言是也陸機不云乎雖杼柚乎予懷休他人之

我先韓昌黎惟陳言之務去憂憂其難之古之能言者皆滌腸抉髓而出故其言能發光怪但不可為堅僻者藉口許子之詩氣雄力厚如巉巖猛虎凜乎其不可攀森然其不可犯君子觀其言即其平生之魁壘博肆亦可槩見矣客皆唯唯以予為知言遂與之酌酒進饒大醉別去

汪舟次詩序

往歲丁未在豫章與汪子舟次高子阮懷同遊西山甚樂也已汪子又獨遊匡廬集其往來登覽贈酬之詩若干首屬余序論讀之累日洋洋若無盡是可憚也近世之稱詩日盛立名益難嘗見前輩言隆萬之間學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辭則或以為廢業比其志得意滿稍涉聲律餘力所成無復檢括有能奮自振拔深好而力學者則人爭睹異今士大夫多窮愁比戶聲詩下邑僻壤不乏一二人夫習之者衆則其業易工易工則人望難厭坐客皆聽其言余竊以為今之時固獨難然自古能言諸家雖挾尤異之才未有不閱覽專思終身肆力而能特立不朽於後世者也余少嘗有志斯事中年病耗荒忽意有所得不急書則失之故多率意成篇而汪子同遊西山時紀其所見窮幽極眇不過人不已其家廣陵南北

輻輳魚鹽之地日大索古文奇編屬聚而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擅文章者則閉戶不出間有所作惟與孫焦獲吳野人輩相可否譬有美玉治之以良工磨之以歲月求其光氣揜覆不可得也古之讀書將以嚮學今人作詩或不暇讀書汪子之所為乃大異故其詩日進而方張夫揚其波弗忘乎其源循其塗弗知其所以止君子之於道亦如是矣

適餘堂詩序

必不得已而後言其言於是乎至古之詩人皆然而得之行役羈旅者為多其身閒其地遠其時淹久既積其窮苦憔悴之懷又歷乎荒陲大谷雲物蟲鳥之變或震蕩之以兵革淒迷之以風雨出其所言使人往復而驚歎所謂有觸而鳴者也陳子元水吳人也而家豫章遭亂家破子身窮老不得歸往往以詩自慰藉又能書法篆隸其為人也博雅好古拙之不窮與之久而不厭以此遊士大夫稱其詩者日衆趙韞退大叅嘗敘述之以傳謂其晚年詩益進崎嶇憂患有少陵夔州子厚永州之遺而陳子更請予論其詩予無以加也大抵早歲多山水遊讌之篇中更亂離樂往悲來咿嚶叫嘯往往哀激其境窮者風變其思苦者曲工陳子

既以其不得已者託之於詩士大夫又樂道而與之遊宜其老不輟吟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鄉者豫章之去吳門乘迅風不旬日至耳豫章之服食居處玩好又率不類吳今陳子年且六十買妾生子將老於此鄉其有愛於匡廬劍水之間樂而忘返邪抑三吳彫弊田廬蕩然雖歸亦客邪異日東下章江當繫舟取酒數斗醉陳子而問之聊叙其槩如此

吳舫翁集序

文之傳後者以道存也近世文與道二蓋自有宋諸儒來矣以其湛深性學不沾沾小言故別創為語錄後之工文者若惟恐其浼也相戒不敢涉一語文之所以日靡也今使司馬揚班之儔與廉洛諸賢繫轡比跡其輕重必有辨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誠之不存辭於何有吳子舫翁之有作也其志亦將以明道其為文浩乎不可禦纚纚焉曼衍而無窮少為安成名士明末自髡為僧嘗從青原藥禪師游余講學青原又來堅坐累日藥公語余曰舫翁嚶嚶道古狂者也故於道近夫藥公非僧也卒以僧老其於儒言儒行無須臾忘也舫翁跡瀾僧而儒言儒行未之或改也二人者其皆有託而逃邪士之望道卻步者利欲汨其

中世網牽乎外二者交屏而專嗜守愚從事於聖人之學吾知力穡之必有獲也
吳子詩文操紙筆立成往遊闕里登泰岱尋孔子聞韶處望古賦詠有聞韶集既
又哀次其生平撰著固請曰雲非敢以文鳴也先高祖質直翁年近百與東廓鄒
文莊公劉三五先生友善講明慎獨之旨以授先曾祖桐川翁先祖問學於徵君
劉廬瀟先生多所推擴先君佩韋老人又受之皆不言而躬行布衣累世不大顯
於時雲私識之不敢忘今集中所論著夫亦有所受也吳子飛文騁翰旣惟其祖
德是述又言今姑熟太守竹菴公為同邑三五先生之裔往往思紹述其舊聞余
對之太息憶昔修復吉州講會環聽者近千人或至泣下媿余學闇墨不足張文
成盛事然益歎文成漸被之深而斯道之尚未墜也吳子亦終勉之矣子瞻譏詆
正叔數言之失洛蜀攸分前賢已有惜之者良知之致實本孔孟後懲學者之失
見疑為異端卒使朱陸殊塗而騁喙於姚江也噫亦殆甚哉

曾子學陶詩序

古之詩人代相祖述人不相襲亦各其志也士各有志故言不苟同今有日屠人
於市而口誦好生之書侈聲色極口體日夜聚斂而好為屏嗜絕欲之語有不聚

喙非之者哉何也其人與言不相謀也陶公無意於詩後世誦之者想見其人慕而效之蘇子瞻謫居惠州所和尤多近日詩人殆無不和陶者且撮輯為近體曰陶律陶絕磔裂無完膚而去陶益遠甚以其人無與於陶也慧遠作蓮社謝康樂求入以心雜不許獨許淵明飲酒然則有淵明之人卽飲酒無礙於禪仕亦無礙於隱也而卒不以公田種秫易其東籬采菊者所謂素襟不可易也余舊有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今縻於升斗發視之輒內愧面赤而曾先生復以學陶詩屬序先生嘗官憲副尋棄不用行游放歌澹然無悶蓋庶幾近陶者矣請以質之陶公

斗山重九遊宴詩序

江山登望之美衆人濡首於宴樂君子遊息於高明將以宣鬱通志因時導和優游孔愉歌咏斯作其流風遺韻往往傳後世不衰右軍之於蘭亭山公之於習池是也徽之郡以山為城介在重城之間出乎雉堞之上曰斗山厥象斗杓郡之人文於是攸屬崇閣丹亭廢而復新今太守曹公力也公起家史館歷部曹出守是邦雅有勝情政舉時平山盜偃息間與客登臨引酌興屬成詩綴不停手益已數倒接難於茲矣壬子九月予適在郡林葉改素清飈扇和公偕參僚集賓客始就

山巔張幕野飲餽俎既列羽觴迅舉南見紫陽北望黃嶽西看練水東顧玉屏思
柴桑采菊之時追叅軍落帽之事其人已往其風猶在俯仰陳迹共為歡嘆既而
改席登亭歌吹雜奏筵罷星稀人各有作夫登高能賦大夫之才也按圖牒考形
勝修舊復古者賢長吏之事也高會良辰與衆偕樂歌以永懷者賢人君子之所
為作也與此集者俯川巖而矚雲物無峴山泯滅戚戚之悲皆可書也郡故多文
人以余同遊讌尤數故又屬之序云

王白虹詩序

觀人以言十得一二焉觀言以詩十得一二焉人盡乎其言言盡乎其詩而揭揭
然自以詩鳴則其人亦僅矣詩三百篇中征夫遊女之作後世學士大夫研精殫
思或幾其一言不可得而昌黎之言曰餘事作詩人豈昧詩易哉抑其所挾者大
而有本與吾友王白虹蓋不欲視人以詩者也昔上書公車余見之侍御張雪封
坐上詞人畢集酒酣輒競論詩白虹退然若無與者既而私與論某某詩高下則
笑而不言撻其篋有詩數百篇舉體清逸出入晉魏迄唐韋柳諸家而皆秘之不
肯出予在武林數與之遊間語及某某詩則又笑不言秘其詩如故及將別飲我

而醉曰君知我詩他日必序我是時益心許之白虹恍爽負氣不習輒媚貧時得錢不甚惜多與賢豪結懽其才如太阿之出匣於盤錯無所畏且以是為媿快焉既久不得志始摧抑為縣而興安又信之瘠邑也城中才數百家為之期月坐嘯無所事乞免官不許嘗抱膝瞑目曰作吏如此不可了吾詩乎於是稍出其橐中草授伯璣論次將以是自適焉讀其言多幽憂峭激類佗僚失志之人殆有未盡其才礪礪而不平於中者昔陶公為彭澤五十日千古稱陶彭澤蘭仙主長江簿至今稱賈長江官固不足重人亦何至為人累哉

閱子遊草序

詩以道性情其次言事物資贈答益猶有四始六義之遺逮乎今則交遊酬酢之言居多雖世所號為負天下之望者逾不免焉於是幽人畸士務放其奇於名山大川之間閱子賓連與吾同年李鏡月善往嘗識之南浦其偕鏡月入匡山凡熊羆所館虎豹所家靡不攀踐幽險日記手疏傳諸好事尋又溯漢江登黃鶴樓抵岳陽而歸意之所感耳目之所及悉見於詩可謂勤甚夫既才且勤其詩若雲蒸而泉涌彥和論文以隱秀士衡歸詩於麗則殆兼有之非得山川之助云爾哉閱

子方壯而好遊異日渡黃河而北登岱宗太行華嶽諸山俯顧中原北抵關塞以發其胸中浩博蒼茫之氣吾驚其所造之靡涯也閔子嘗告我曰今天下多詩人余獨願為學人然則閔子蓋有志於學者姑識而歸之

淡止園詩集序

內鄉菊谿許先生嘗為京尹予方在比部與同舍郎趙君錦帆善趙君大梁人也因得盡交中州諸君子是時宗伯薛公行屋給諫張君譙明數相見而彭君禹峰自外至值之慈仁寺已乃得交菊谿先生皆一見傾洽遂為文辭之游及先生按察江南余贈詩有曰鷹鷂今日事冰雪古人心先生輒起謝曰敢不佩良友之規以當韋弦且咨詢東南姦弊間及金陵詞人耆舊疏其姓名藏之至則獻獄平反之暇諸所知名多被容接歲餘罷官閒居金陵益得與詞人游譙故其詩尤多先生嘗為余言其鄉有菊潭周數百畝水清以甘泂潭皆叢菊故自稱菊谿翁得歸老其涯足矣既歸三年而先生歿譙明禹峰相繼殂逝中州舊遊殆盡矣而先生之仕無餘財子孫雖賢力不能舉其喪蓋廉吏之不可為如此今其孫玉相走數千里索其前後諸詩屬序而行之會予有述職之役旦夕且發無暇為玉相裝聊

序先生之遺集嗚呼予不序人詩數年矣於先生益有不自已云

唐舍人耕塢集序

生同郡同時晚相懽而不數數論詩者余與唐舍人祖命先生是也舍人少壯得志時有盛名余方閉戶治經生業已舍人失職客遊余又繫官東西不相見及歸田而舍人年且七十執手曰近有板余詩者予不可無言余逡巡謝益古人之序人者稱許無費辭要視其人為可受今之序者大異是余椎魯方蠢嘗戒作見在名人序既以此為懲則雖舍人之可稱者亦握筆不敢下然未嘗忘於心今舍人既下世樞部房公慎菴乃刻其詩於乎舍人可謂得友矣舍人善書法喜交游賦詩斐然多逸藻每名士高會罷酒揮毫一扇作小楷數百字更索疊書坐客皆藏弃為樂明末都江南用詞學薦充舍人掌制誥而與用事諸權貴不合自引去遂終老山澤間嘗酒闌耳熱述先朝館閣及宮禁軼事多外廷所未知者使人傾聽衆歎所存讌游訓贈而外強半多小雅離騷之遺其遭時鬱塞使然也舍人官豐而客久客凡數十年所至為重客縞帶餽遺橐常滿而文酒徵逐它不省記歸視橐中空亦不問長子念祖負才而天家日以困匱今得一故人房樞部解俸經

營將買田以老而舍人死矣樞部不死其友為刻詩余不敢忘故人平生之言故為之序

琴樓合稿序

錢唐胡子文漪與其婦張氏槎雲並能詩槎雲年二十五死胡子神傷追刻其詩儷以己作是為琴樓合稿論者皆悲槎雲以才夭余觀近代吳越間女士稱詩不乏新聲麗製律之內則所垂班姬所誡或無取焉且夫男女之際難言之盤中詩好不聞伯玉和歌織錦詞工未見連波作答女之才者多不能必其夫至如夫婦皆才矣而卓氏有白頭之吟徐淑有人遐之嘆蓋兩美難合薄命寡歡自古恨之若胡子之與槎雲可謂美合而相得無憾者矣槎雲乃遂早死余既惜其才又多其能修婦德聞父病京邸刺血書禱詞已而訃至哀慟得疾逾年卒今讀其思歸哭父墓諸作盡然有足傷者昔歐陽公與謝進士景山交因為其女弟希孟序詩今槎雲故步青之女祖望之女弟也余嘗交二君湖上而胡子又從吾友毛君稚黃游以是不能辭然吾聞胡子繼室陸氏星浮亦喜詩工刺繡文未幾復夭何胡子之連有才配而皆溘以盡也